



三声文丛

主编 = 祝 勇
策划 = 黎 阳

juejingdeditu

► 祝勇自选集

绝境的地图

广东人民出版社

祝勇自选集

绝境的地图

COLLUDITION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三声文丛

► 主编：祝勇

► 策划：黎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境的地图/祝勇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7
(三声文丛)

ISBN 7-218-03645-7

I. 绝… II. 祝…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606 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装帧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孔洁贞

书 名

绝境的地图

著 者

祝 勇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510102 83790599

经 销

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1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书 号

ISBN 7-218-03645-7/I·555

定 价

22.00 元

销售热线

83791084 83790667

总 序

祝 勇

一九九五年我为中央编译出版社主编了《新锐文丛》，转眼间六年过去了。《新锐文丛》给读书界带来的惊讶还记忆犹新，当时的“新锐”如今却都年过而立，渐成“老锐”了。时间似乎可以改变一切。六年中，发生了许多料想之中和料想之外的事，文坛上更是酝酿了许多童话与传奇，没有一天停止它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然而，当年的“新锐”，后来被定义为“新文人”的那批思想者，却仍然以他们惯常的姿态，书写着他们的内心的历史。他们在文坛的最初亮相是缘于他们在喧哗的尘世上对自我内心的把握，缘于他们超越现实和维护人类精神价值的愿望。如今，他们仍然继续着当年的沉思，远离镜头与话筒，不相信童话也不寄望于传奇，他们在寻常的生涯中兑现着自己并不寻常的诺言：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项可能一生都看不到结果的事业，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泯灭理想主义者对精神天堂的天然向往。他们的诚实在于他们知道自己除了能够驾御手中的一杆笔以外，或许什么都改变不了，他们从不怀疑现实的坚硬与顽固，同样，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他们。时间证明了，当年的“新锐”，并未因现实的刻薄就轻易放弃他们手中的努力和胸中的决心。

真正照亮人心的不是什么动人的口号、亮丽的造型、虚张声势的叫喊或者娴熟的镜头感，而是发端于灵魂深处的那份高贵的情怀。无论面对庸常的生活、心灵的苦难还是精神的重压，只要心怀这份情怀，并保持着对写作的热情和对理想的信心，现实的任何幽黯之处，都终会被它们照亮。文坛上许多明星似的面孔终会被忘却，只有在宁静而高尚的精神生活中酝酿出的一切美酒，才能被漫长的岁月证明其价值。这要求“新文人”们沉下来，再沉下来，真正对手，不是主席台演讲台表演台上的那些聪明人，而是时间。他们从前人高贵的精神遗产中寻找与不同时间偕亡的秘密，就是：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美感，是保证人类文明永不中断、永不朽烂的防腐剂。

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所谓的话语霸权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无论是长者的漠视，还是新潮一族的嘲笑，无论是喧嚣的批判，还是唯我独尊的排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他们思考的习惯，改变他们沉静力量。相反，“新文人”的平静倒会使那些热闹张狂的言说一律显得尴尬可笑。一位学者说过，语言本应是人道、理性和真理的创造者和保有者，那种充溢着暴力的欺骗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痛感正是他们期待的，因为它使他们更专注于内在的空间，执著于精神世界的完善，并且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和智慧，如死屋中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逼仄的囚室里从容不迫，并且，以其最冷峻的目光和最热切的心肠，观察、体验和收藏黑暗中任何一丝珍贵的亮光。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窘迫面前，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表明他的高贵，然而，当人们进入了他的精神世界，才会发现自己其实如贱民般可怜。

现在还无法断定，他们还能与命运对抗多久，或许，这取决于个体生命的长短。然而，当这群真正对文化建设有使命感的文人们，将自己的世界融入文明进步的长河中去，原属于

个体生命的一切，就都不再那么重要。因而，尽管他们个人可能是孤独的——他们的写作不是表演，不愿迎合时尚，不愿取悦于人，这种孤独是他们为守卫心灵家园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们正是通过写作这种孤独的精神活动，与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以及千千万万个被其滋养的生命，取得了联系，他们也因此延长了自己内心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早在几百上千年前就开始了，并且会延伸到无穷的远方。他们因为感受到文明长河的存在而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可能没有人记住它们，但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人们静下心来，打量“新文人”们的文字，相信人们会感受到那文字间的釉光，惊异于他们的才智。然而，那一切并不仅仅是技巧。没有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作依托，任何高妙的技巧都显得繁琐、无趣和轻狂。“新文人”在从事文化建设之前，并没有抛弃人格的自我完善。实际上，艺术精神和文化理念，都无不与人生的境界有关。他们的自我要求，如学者郭小聪先生所言：“既不高高在上又不过于随便；既洞察人性的缺陷，又仍抱有善意。既活在自己完整的内心世界里，又不厌弃日常生活；既不故作超脱之态，又从不顾影自怜。一颗深沉质朴的灵魂，为人真诚，谈吐优雅，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为主的“新文人”身后，“新人类”写作愈发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今天的“新锐”，比起昨天的“新锐”更加耀眼夺目。在光环的背后，人们应当冷静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正一天天被技术化——它成为一种技能，而不是生命境界的展现。年轻的写作者们因自己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这种“技能”而变得自命不凡。我尊敬他们的挑战姿态，却不认同他们对写作的曲解。如周晓枫所说，写作的

神圣感，在他们手中丧失了。这是最可怕的。写作成了他们放纵自己的形式，甚至销售自己的手段。“新文人”们自然从不奢望混乱的现实和浮躁的心灵会因我们手中的文字而变得齐整有序，他们从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但他们能够谨慎地对待手底下的每一个字，他们从不亵渎写作的尊严。

收入本文丛的著作，以“新文人”的读书随笔和思想学术随笔为主。这些随笔，是对“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摹写，是他们对历史和文化若干主题进行深思的记录。“三声文丛”的命名，即出于此。由于某些变故，首辑只印行伍立杨、彭程和祝勇三卷，需要指出的是，“三声文丛”不会拘泥于三个人的声音，对于“新文人”群体的所有热忱的写作者来说，这套文丛是永远开放的。

我希望，“新文人”的写作能在风声雨声中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世界的任何伤害都会在他们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他们会摒弃无奈和慌乱，在时间深处，成为一种沉着的力量，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注入一点新的东西，即使它的价值，在今天还未必能够得到显现。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深夜于饮风楼

自序

前不久去一所大学演讲，有学生向我提问：写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因为他读到的我的文字大多滞闷而痛苦，所以他问：如果写作本身没有快乐，那么它还有意义吗？

这还真的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话题。回顾我这些年的写作，关注的多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这样的主题，的确使人无法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时时有人问我，为何总是穿行于历史中寒冷的冰川纪，去凝视那些被冻得不见血色的疮痕，而不去更多地向温暖的阳光地带靠拢？不瞒你说，这是因为我对太阳下面一切好听的名词，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与那些掩人耳目的花环比起来，黑暗与痛苦是永恒的。思想的步履走得越远，就愈发感受到这种深邃的宿命与悲剧。仿佛只有深入到茫漠的宇宙空间，才知道地球上的花木葱茏不过是一个短暂易碎的梦，而碰撞、爆炸，甚至无边的火灾，正在看不到的远方，在那些被想象得如童话一般美好的星月间，发生着。历史上究竟有多少罪恶是在好听的名目下进行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每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都要大病一场。那个夜晚，是同早于伏尔泰两百多年的一场残酷的宗教屠杀连在一起的。鲜血的腥气和恐怖的哀号在

两百多年后仍然浓重得令人窒息。“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魂牵梦回，声声在耳，使二百年后的伏尔泰辗转反侧，不得安宁。”（朱学勤语）伏尔泰的病，不知哪个医生能治？

在这种命运主题下，有人采取的是一种自虐式的姿态，勇敢地担当精神的折磨和情感的痛苦。然而仅仅依靠精神的圣洁与道德的完美是远远不够的。痛苦并不会因你的担当而有丝毫的衰减。于是，自虐貌似英勇，实际上却成了一种退让，一种妥协。而卢梭想的却是，用笑声作战。

卢梭在家里养了四只猴子，分别以四个敌手的名字来为它们命名，然后以最卑劣的手段来对付它们。人们一旦以轻蔑对待罪恶，罪恶的威力就减轻了一半。所以我说，上十字架并非正直的人们的惟一选择，衣着破烂、蹲在大缸里晒太阳的犬儒主义者和将体制视为臭狗屎的“垮掉的一代”，未必是不值得尊敬的。“伏尔泰只有以笑声迎战，才不致辱没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对方的愚昧。”（朱学勤语）

这本书里的文字是无数个难熬的夜晚赐予的。与其说是得之于一种责任感，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我并没有卢梭那么明确的战术，也做不了安提斯奥尼或者金斯堡，但是当我意识到痛苦并没有泯灭自己，相反自己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力量与之抗衡一下，我终于感到了一丝快乐。谁又能将灵魂的叹息、痛苦的呻吟和欢愉的歌谣，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来呢？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于饮风楼

自序 (1)

第一辑：重读大师

重读大师 (3)

改写记忆 (7)

苍凉的回眸 (106)

JUEJINGDE DIT

书斋与广场 (112)

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

——论十大关系 (118)

第二辑：穿过荒野

穿过荒野

——读知青日记书信选编随感 (169)

《红色娘子军》：对苦难的美化 (174)

禁欲时期的爱情 (181)

你有权保持沉默

——面对荒谬的一种态度 (190)

荣誉光环下的阴影 (199)

第三辑：幸或不幸

陈寅恪与胡风：异同之间 (205)

智慧的痛苦 (210)

幸或不幸 (213)

昌耀不死 (215)

EJING DEDITU

与大地相同的心灵

——纪念苇岸 (219)

第四辑：绝境的地图

指纹：鉴别散文的一种方法

——张锐锋、钟鸣、于坚、庞培与

新散文写作 (225)

绝境的地图 (235)

精神述说的一种可能

——“新文人”的话语意义 (240)

以声音的名义

——《声音的重量——中国新文人随笔》序 (252)

关于《新锐文丛》 (255)

凸凹版乡土中国 (258)

于坚在现场 (268)

附 录

另外一种“记忆”

JUEJINGDE DIT

——《改写记忆》研讨会纪要 邵燕祥等 (275)

从容而诗意地行走 李 辉 (280)

“新文人”论 凸 凹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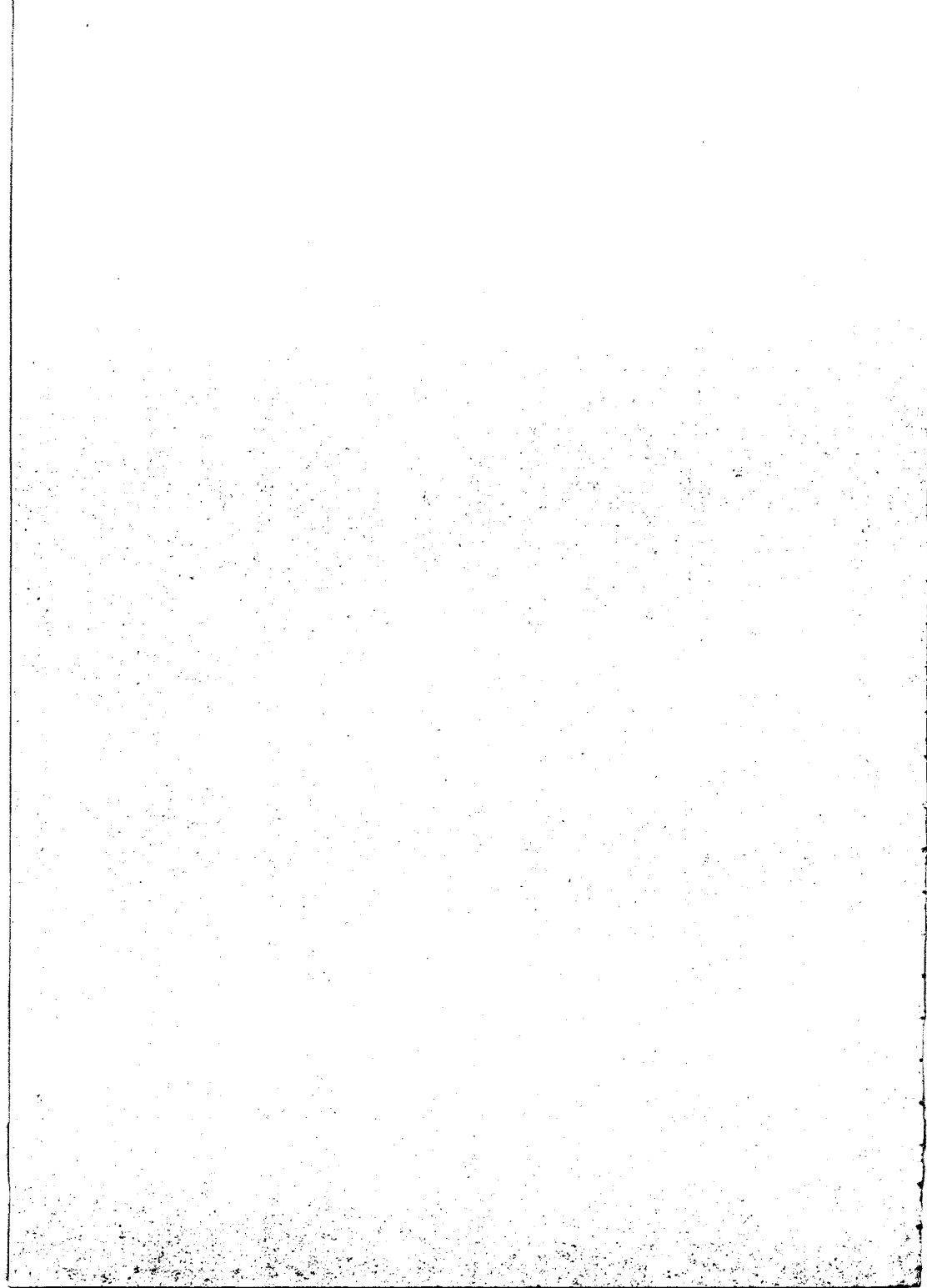
后 记 (295)

目录

第一辑 重读大师

绝境的地图 绝境的地图
绝境的地图 绝境的地图

chongdudashi



重读大师

何谓大师？每代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每代人都在调整着大师的标准与数量，每代人都在尽力维持着属于自己的大师。神灵不会永生，惟有世人对神灵的膜拜永远不死。

牛顿说他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圣贤的存在确乎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大师毕竟令人眼晕。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以他们强力的思想和语言为后来者精心构造了一个个既定的牢笼，诱使人们成为他的囚徒。大师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而我们则成了听命于教主的虔诚的教徒。《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言之，成为大师，有两项条件：有造诣、被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切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我们穷极一生，倘能沿着大师的足迹，匆匆领略过他们精神的风景，就已经不易了。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

了。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失语。像孔子说的：“予欲无言。”我们在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李书磊语）因为大师是山峰，所以大师是鸿沟。

朋友说：“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这确是悖论。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对经典的阅读，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阅读开始之前，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

也许，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反读”这个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读”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刚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

如前所说，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然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换句话说，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以绝对看相对，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反会觉得大师在“变”，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除了与其本身的“含金量”有关外，更与阅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即：所谓大师，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因而我们说，大师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贬值的自然过程。

于是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个理念。“重读大师”不仅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重读大师，完全可以衡量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准与社会开放度，衡量出文化发展的平均值。

于是也便有了《重读大师——中国卷·激情的归途》和《重读大师——外国卷·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这两本书。当我将这两卷厚厚的书稿编定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发现